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赵汀阳 著

A Possible World of All-under-heaven System

The world order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future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赵汀阳 著

A Possible World of All-under-heaven System

The world order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fu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 赵汀阳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86-5748-6

I. ①天… II. ①赵… III. ①政治哲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96245 号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著 者：赵汀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748-6 / D · 337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前 言

天下是个饱含精神性的概念，其中有人与人的精神关系，有人道与天道的精神关系，天下的精神性几同于天，我难以描述天下的精神性，因此着墨不多。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政治理想，本书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表达天下之道与天下之器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历史与未来的距离。天下也是一个方法论，我也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何用来理解历史、制度和政治空间，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

天下概念所能够展开的问题很多，这个概念太饱满了。我需要找到一种尽量接近这个概念的方法。本书使用了一种可称之为“综合文本”的方法。事物本是整体，当我们试图理解事物的细节，就将事物分析为多面的，于

是，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将整体事物切分成为属于不同学科多个方面，各个学科都对一个事物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可是，一个学科未必能够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问题的答案有可能隐藏在别的学科领域里。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许多时候确实如此。比如说，有些政治问题的答案是经济，有些经济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有的伦理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政治制度的依据是伦理；有的政治选择的理由不是政治，而是历史，有的历史叙事其实是神学，如此等等。所谓综合文本，就是试图复原事物的完整性，让有关这个事物的各种问题互相提问，让不同学科的知识互相说明。综合文本的方法是哲学性的，在关于天下的研究中，哲学是一种恢复事物整体性的方法，而相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博弈论的或者是神学的。我希望这个关于天下的综合文本能够对得起天下概念的丰富性。

天下概念本身承载着浓重的情感，承载着整个中国的历史、传统、经验和精神，我试图将关于天下的哲学解释收敛为理性的解释，尽量避免情感叙事，避免先行的价值

观。只有当一种精神能够经得起无情的论述，才可能被证明是真正普遍有效的。举个例子，在天下概念的建构中，儒家的努力最为显著，但这不等于儒家的建构是充分的，儒家的一个弱点是难以解释“陌生人问题”¹。曾经有儒家试图对此做出辩护，但在我看来，包含情感理由的辩护不足以有效回应问题的困难所在。我愿意再次解释所谓“无立场”分析：无立场的分析就是把任何借用了价值观的解释、批判或叙事都收敛为“无情的”存在论分析——一种存在按照其存在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地存在下去。或者说，不考虑情感或价值观的附加值，只考虑一种事情的行为逻辑是否可行，是否总是可行。这是前提性的问题。存在先于价值，只有能够存在，才能够更好地存在。正如理性不是反驳情感的理由，情感也不是反驳理性的理由。我相信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好过战争，可是有一个伦理学丑闻：除了说出一些政治正确的废话，至今没有一种伦理学能够必然有效地反驳弱肉强食，因此，当试图证明霸权逻辑是一种错误时，就不能征用伦理学，而通过博弈论却有可能论证霸权逻辑无法长期承受博

1 “陌生人问题”是作者对费孝通关于儒家的质疑的简练概括。——编者注

弈的报复而终将遭遇“模仿的悲剧”。

另外，在史料使用方面，我的选择是，在文本之前的时代，以考古学的证据为准；在出现文本之后的时代，主要根据在历史中对人们的“思维定式”形成普遍影响的文本。比如说，关于周朝天下的描述，周朝本身的文本当然是首选，但也不排斥秦汉时期的文本。尽管秦汉文本中有一些被证明是伪托的周朝文本，然而那些秦汉文本所叙述的周朝故事已经化为人们的固定想象，这是具有实际作用的集体想象。

我关于天下体系的研究最早集中表达在 2005 年的《天下体系》中，出版后有幸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批评和讨论。但《天下体系》只是关于天下秩序的初步研究。如今 10 年过去了，《天下的当代性》与《天下体系》在问题的提出、论证和叙事上都有较大差异，但在基本观点上仍然保持一致。另外，《天下体系》是由 2000 年写作的两篇英文论文翻译回来整编而成的，因为受限于英文能力，许多难以翻译的古代材料都忽略了。《天下的当代性》在某种程

1 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编者注

度上修正了这个缺点，但仍有许多意思相近的古代材料没有引用，本书毕竟不是史学著作，还请历史学家见谅。

天下秩序的研究持续地得力于朋友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首先我想感谢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他在2000年时力促我写作了两篇关于天下概念的英文论文；还有秦亚青、汤一介、乐黛云、童世骏、黄平、王铭铭、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弗雷德·多尔迈尔（Fred Dallmayr）、吕卡·M.斯卡兰蒂诺（Luca M. Scarantino）、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他们最早促进了我对天下体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也要感谢安靖如（Stephen C. Angle）、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干春松、张锋、徐昕、王义桅、高尚涛、周方银、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森迪普·瓦斯乐卡（Sundeep Waslekar）、石妮歌（Nicole Lapierre）、刘擎、白彤东、周炽成、周濂、孙曙、张曙光、徐建新、江西元，他们对天下体系的评论促使我深入了许多疑难问题；同时，我还要感谢在讨论交流中给我指出问题和给予帮助的朋友们：张万申（Jean-Paul Tchang）、汉斯·伯乐（Hans

Boller)、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雷纳·福斯特 (Rainer Forst)、乔舒亚·雷默 (Joshua Ramo)、弗朗西斯科·希士 (Francesco Sisci)、张宇燕、韩东育、慈继伟、吕祥、李河、程广云、张盾、关凯、赵涛、陆丁、乔良、王湘穗、潘维、阎学通、袁正清、盛洪、赵全胜、沈文璟、王健育、埃诺·鲁道夫 (Enno Rudolph)、菲利普·布鲁诺兹 (Philippe Brunozzi)、丹尼尔·宾斯万格 (Daniel Binswanger)、叶甫盖尼·格拉奇科夫 (Evgeny Grachikov)、杜瑞乐 (Joël Thoraval)、迈克尔·皮尔斯伯里 (Michael Pillsbury)、伊恩·约翰斯顿 (Iain Johnston)、让-马克·夸科 (Jean-Marc Coicaud)、车仁锡 (In-suk Cha)、文正仁 (Moon Chung-in)、韩相震 (Han Sang-jin)、马克·西蒙斯 (Mark Siemons)、约翰·G. 布莱尔 (John G. Blair)。其中, 张万申给我讲解了全球金融的一些复杂问题, 还给了我许多不可替代的帮助; 汉斯·博勒相信关系理性是一个能够修补现代个人理性缺陷的理性概念, 建议我对关系理性进行更清楚的定义和论述; 吕祥和关凯建议增加关于天下与中国的关系论述, 因为中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此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什么是中国, 既是

前 言

对中国的历史性质的一种哲学理解，同时也是对天下概念的历史化理解。但愿本书的论述能够部分地回应朋友们的问题。

最后我想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和王文婷为此书所做的尽善尽美的安排。

赵汀阳

2015年8月18日

前 言 V

导 论 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

- 1 世界作为政治主体 001
- 2 最坏可能世界与最好可能世界 006
- 3 政治的存在单位 012
- 4 世界的内部化与世界主权 018
- 5 关系理性 031
- 6 政治重新出发的起点 045

第一章 天下概念的故事

- 1 从世界开始的政治 049
- 2 三层世界的天下 060
- 3 配天 063
- 4 制度布局 069

天下的当代性

5 无外 075

6 家与天下的循环 080

7 天命 090

8 德与和 105

9 好秩序为什么也会崩溃? 118

10 天下作为方法论 127

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1 旋涡模式 135

2 天下的缩版 154

3 为什么逐鹿中原? 178

4 以变而在 205

第三章 天下秩序的未来性

1 世界历史尚未开始 209

2 康德问题与亨廷顿问题 221

3 两种外部性：天然的和被建构的 230

4 边界与无外 239

5 新天下的物质条件 252

6 新天下的词典 269

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 问题、条件和方法

1 世界作为政治主体

中国是个故事，而天下是个理论。

全球化全方位卷入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再无逍遥在外的存在。如果忽视这个新政治语境，就很难定位当代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的变化，而且是世界在存在方式上的改变，预示着未来世界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一种实现世界内部化的秩序，我称之为天下体系。天下固然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一

个关于中国的特殊概念，它所指向的问题超越了中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问题。天下指的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a world of worldness）。如果把天下理解为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则意味着世界的世界化（the worldlization of world）。周朝的天下体系已经远去，留下天下概念成为我们对世界未来的一种想象。未来虽不可知，却无法沉默，那么，一种具有普遍善意的世界秩序就是更值得想象的事情。

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争霸模式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如果全球化不发生逆转的话，以民族国家所定义的最高权力以及相关的国际政治游戏终将成为过去时，而超越现代性的全球系统化权力（systematical power）和全球政治属于正在来临的将来时。

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order of coexistence）。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意味着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以便能够设想与全球化的现实相配的政治秩序。曾经支配世界或仍在支配世界的帝国都

基于国家概念和国家利益，都指望维持支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把懒得分别看待的“世界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看作是被支配的地域。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征服、支配和剥削的对象，从来没有把世界看作是政治主体。“去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语法，把世界理解为主语还是把世界理解为宾语，这是决定“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世界”（to be or not to be a world）的政治问题。天下方法论的出发点就是把世界看作是政治主体，这正是管子和老子提出的方法论：“以天下为天下”（管子）¹或“以天下观天下”（老子）²，它意味着必须以高于并且大于国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政治，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

以世界为尺度去理解作为整体政治存在的世界，就是

1 《管子·牧民》：“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2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天下无外”原则¹，意味着天下是个最大限度的政治世界，一切政治存在都在天下之内。“天下无外”原则依据的是形而上学的理由：既然天是整体存在，天下也必须是整体存在，才能与天相配，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²。“天下无外”原则先验地（transcendently）预设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概念，那么，天下体系就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也就取消了外人和敌人的概念：无人被理解为不可接受的外人，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被识别为不可化解的敌人，任何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都被邀请加入天下的共在秩序。天下概念只是在理论上先验地覆盖整个世界，实际尚未存在。3000年前的周朝天下体系虽然只是在一个有限地区的实验，却以实践示例的方式展示了天下概念如何将外部性化为内部性，这是古代天下的最重要遗产。

既然天下的概念承诺把一切外部性化为内部性，也就

1 《公羊传·隐公元年 1.1.6》：“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周的天下是无所不包的世界，其中不存在外国，如果周的官员到诸侯国去谋职或避难，就不能说是出奔，不是出国，因为所有地方都属于天下）。

2 《礼记·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几乎一样的语句也见于《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也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pagan）。这一点有别于一神教的思维格式。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而不再是生活方式，但异教徒概念却转化为固定的思维格式而影响着政治和文化的叙事。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施米特深刻地解释了这种基于识别敌友并且活在永远斗争中的政治概念。¹无论是基督教与异教徒的斗争，还是基督教内部与异端的斗争；无论是霍布斯的丛林假定，还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论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这些斗争观念都与敌友政治的概念密切相关。与此相反，天下概念假定，必定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任何他者化入共在秩序中，即使某个他者坚决拒绝加入天下体系，也必定存在着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在方式，于是，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

在对立斗争与化外部性为内部性的两种政治之间，我

1 施米特指出，政治要义是“区分敌友”。（参见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